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裝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單音丹

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

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集解徐廣曰今之東安

十九里古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

川國索隱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累軸頭堅

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

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

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集解徐廣曰轄為燕所虜唯田

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

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集解徐

作悼齒也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

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

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

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

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

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

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

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

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即反故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黑膏蒙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齊之北界近而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駟案魏武帝曰先出

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奇謂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

權許也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兵不

厭詐故云善之出奇奇正還相生正義猶當合也言正

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兵當陣張左右翼掩

其不備則奇如環之無端索隱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

正合敗敵也如環之無端集解徐廣曰適音敵索

不知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集解兵始如處女之軟

際也集解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

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

敵人為單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集解駟案魏武帝曰如

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集解駟案魏武帝曰如

也適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

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

太史嫩之家正義嫩為音嫩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

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

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

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正義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

時棘邑又云瀆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瀆水為名也令軍

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

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古者齊兵言 卷八十二 女傳 三

而死索隱經猶繫也何休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二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出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之畫策索隱廣雅云倣儻卓異也正義

傲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邱議稷下毀五
 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
 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
 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不急不暇緩
 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
 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
 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而不
 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
 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
 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集解駟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蕩天即反相
 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也索隱新垣姓衍名
 縣新垣新垣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渚
 平

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
 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
 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

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索隱紹介猶媒也凡禮實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集駟案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索隱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義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衆人不知則立枯焉索隱言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居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集解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言秦使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為絕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秦得行則連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

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集解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鄭元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

也下席言其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集解駟案公羊寢苦居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斷斬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正義曰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足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聲下音希嗜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

侯傳徐廣曰鄒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文王

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

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曰正義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

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為執策而從索隱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

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謂魯人曰子

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索隱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納筦籥索隱音獵

衽抱机索隱机音紀正義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正義謂閉外門不入齊君

於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薛侯故城在假途於鄒當

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索隱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借其殯棺立西階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正義賻衣服曰送貨

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禮

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

不得行賻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

皆不果納之是猶
兼禮而有大體也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
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各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
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
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
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
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

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徐廣云年表以

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

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集解徐廣曰案

城在長平後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怯死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

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
 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
 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即齊之淮魏攻平陸索隱
邑名在兩界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
義兖州縣也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即聊城之地也非言齊無
 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索隱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
 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
 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
 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
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

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
 至索隱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
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
 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
 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
 萬之眾五折於外集解徐廣曰此
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如
宋却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言
楚軍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孫臏能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

古香齋尺言

卷八十三

反傳

六

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矯國更俗索隱欲令燕將歸燕矯功意雖便不如依字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

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

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索隱遺棄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管仲

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

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

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集解案方言曰荆淮海岱燕

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

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

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按齊桓最初得

弓矢大輅故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曹沫

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

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
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猶擬也顏色不變辭
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
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
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忿數粉反州於緣反定累世之功
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
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

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上書索隱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衙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言鄒

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

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

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

禽恐死而負累義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

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僂亦曰白虹貫日是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昂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昂虛也

忠竭誠畢議願知集解張晏曰盡其左右不明左右之不明不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欲斥王卒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別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贛成王名悼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

接輿辟世集解張晏曰楚賢隱案高士傳曰楚人接輿字接輿是也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謂以楚王胡亥之聽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也

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集解駟案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

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

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駟車

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

之義故云傾蓋也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藉音子夜反韋昭

謂於期逃秦之燕以

秦與軻使持入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

魏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

委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

夫義不苟生以為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魏累遂自到也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服虔云蘇

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

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

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集解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事

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集解駟案

日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

而更磨以珍奇之味索隱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

馬也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

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齷脚於宋卒相中山集解晉

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

刑也索隱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音義曰殷之末

世人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

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

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案列士傳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

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

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

軍衣適至野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

與語說之以為大夫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

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音公禪反

也研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

也坤蒼云削脛也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宋信子

罕之計而囚墨翟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

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

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

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夫以孔墨之辯不能

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索隱國語云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

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詆訛言其不純

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銀燒積毀銷骨也索隱大顏云

毀則父兄自相誅戮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

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案隱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案隱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

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案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案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案應劭曰田常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日紂剗姪者觀其胎產也案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別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必修孕婦之墓也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案解駟案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案隱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案解駟案列士傳曰非己之罪也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案隱孟于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

堯集解韋昭曰言而蹠之客可使刺由集解應劭曰蹠

也索隱並見戰國策刺由由許由蹠盜蹠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集解應劭曰荆軻為

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與忌要離詐以

罪亡合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

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湛音沈七族父之姓

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

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集解張晏曰根柢

委曲槃戾也索隱孟康云蟠結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

之木也晉灼云槃檀木根也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

刻是為之容飾也

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

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

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言蒙被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

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

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

為大小比之于天索隱張晏云陶治鈞節也作器下所

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

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

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

古香齋集

卷八十三

齊傳

三

軻之說而七首竊發索隱通俗文云其頭類七

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

鳥集而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

適周如鳥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言為左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阜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之木作如槽也

也韋昭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阜也又

郭璞云阜養馬之器也正義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

可羈係阜在阜反方言云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

留富貴之樂也集解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

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

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

韓詩外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集解駟案漢書云里名勝母

子及此傳云而曾子不入索隱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

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

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集解

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正義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

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

云同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集解

駟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

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梁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古香齋鑿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三

古香齋鑿賞袖珍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曰一生子瑕受屈

為卿因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蓋今在左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嫻於辭令集解駟案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

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

草藁案隱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

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

而作離騷案隱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離別也騷愁也騷音素刀反又一音蕭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

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誹音方畏反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

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空自疎濯淖汙

泥之中案隱濯音濁淖音鬧汙音蟬蛻於濁穢正義蛻音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說去皮也

又他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

者也集解徐廣曰皜疎靜之貌案隱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從亦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正義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丹陽今岐江故虞楚將屈匄正義屈姓遂取楚之漢中地集解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正義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

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正義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張儀不及正義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正義楚世家昭王有

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集解徐廣曰三

十年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集解名橫以弟弟子蘭為令

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

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

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集解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反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

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

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

易為我心惻集解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可以汲王

明並受其福集解駟案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京

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也王之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集解徐廣

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索隱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集解駢案離騷序曰三閭之職

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

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楚詞隨其流作捐其泥也眾人皆醉何不舖其

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楚詞懷瑾握瑜

作深思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集

王逸曰蒙垢傲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

耳索隱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楚詞九

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愠憤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楚詞九

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王逸曰陶

其義也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

盛茂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

婁正義莫古反寃結紆軫兮

方言曰汨謂疾行也寃結紆軫兮

集解王逸孔甚也寃結紆軫兮

山高澤深視之寃結紆軫兮

離騷之長鞠寃結紆軫兮

集解王逸曰鞠窮紆也寃結紆軫兮

自抑刑方以為圓兮寃結紆軫兮

古香齋史記

卷六十四

亥傳

四

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亦直而惡

木好索隱書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匠不斲今孰察其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揆正元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元黑也矇盲者也

章明也集解王逸曰離婁古明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集解王逸曰瞽瞍也

田帝反集解王逸曰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盼也集解王逸曰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兮雞雉翔舞集解徐廣曰雉一作郊駟案王逸曰雉籬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鷩

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足履正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

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集解王逸曰夫黨人之鄙

妬兮羌不知吾所臧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為也集解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王逸曰言已

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解王逸曰言已

語也集解王逸曰言已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集解王逸曰言已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庸庸賤之人也

庸人之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集解王逸曰異

態也集解王逸曰異

逸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集解王逸曰重

以為豐集解王逸曰重

楚詞悟作選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莫知其何故湯萬久遠兮逸不可慕也懲違以忿兮抑

心而自彊離滑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公也進路

北次兮集解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

故集解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亂曰集解

王叔師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浩浩沅湘兮集解

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集解

文云沅水出洋湖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

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

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懷情

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集解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集解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

懼兮集解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嘆喟兮集解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

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

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於

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集解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

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故

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

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諸

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

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曰忽

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以祭甚善但常

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縛樹葉塞上以

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

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景差之徒者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揚法言及

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差今作差是字省

耳以徐表繆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曰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

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隱吳姓史失

名故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

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

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與禮樂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

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

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正義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日雒

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太子後亦

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大傳諡為傳

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賈生

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

日適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之度湘水為賦

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共敬也俟罪長沙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七到反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兮鴟梟翱翔竄音闖茸尊顯兮讒諛得志音天騰

反茸音而隴反胡廣云闖茸不才之人無六翮賢聖逆

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

夷貪兮謂盜跖廉皆兼兩人隨下隨夷伯夷賊盜跖

莊躄莫邪為頓兮以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夫也作寶劍因

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鈎刀為鈗

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為鈍

利索隱鈎者錫也鈗利也音織言其暗惑也于嗟嚶嚶

兮生之無故得意贊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

康瓠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筦筦轉也一曰康空也

幹音烏活反縣音五列反騰駕罷牛兮音皮

驥垂兩耳兮服鹽車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

車哭章甫薦履兮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向列錄曰因

以自諭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勞苦言屈原此難也

訊曰集解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音亂辭也索隱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宜心重宜其意周成解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索隱漢書作其詰音碎也

誰語鳳漂漂其高遶兮索隱遶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集解鄧展曰襲重也或曰龍覆也猶言察而驪龍領下故云索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九淵之神龍也

泐深潛巨自珍集解徐廣曰泐深潛也亡筆反彌高集解徐廣曰泐深潛也亡筆反彌高而驪龍領下故云集解徐廣曰泐深潛也亡筆反彌高

以隱處兮集解徐廣曰一本云彌竭煖以隱處也索隱應劭云備背也蠛蠓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夫豈從蠃

與蛭蟻集解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鵠集解徐廣曰蠃蠃也蠃音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蠃與蛭蟻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正義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般

紛紛其離此尤兮集解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

亦夫子之辜也集解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

瞻九州而相君兮集解觀也漢書作歷九州

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微兮搖增翮集解徐廣曰一逝而去之

逝而去之正義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

彼尋常之汙瀆兮集解應劭曰八尺曰尋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鱓兮集解如淳曰

鱸魚無鱗固將制於螻蟻莊子云庚桑之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六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元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

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集解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鄧展云似鵲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

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廣猶寬也其

辭曰單闕之歲兮集解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單闕起也陽氣推

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孫炎作四月孟夏庚子曰施兮服

集字令集解徐廣曰施亦作斜索隱施止于坐隅貌甚

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曰野鳥入處兮

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索隱于於也漢書作予予去何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苗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集解徐

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協萬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幹音

轉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集解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

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之也勿穆無窮兮可勝言

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之也

索隱漢書無窮作無間音密又音味勿穆也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禍兮福**

所倚倚於**福兮禍所伏**索隱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立也伏下

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索隱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兮夫差已敗越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集解徐廣

遂成兮卒被五刑集解章昭曰傳說胥靡兮**傳說胥靡兮**日腐刑也

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兮何異糾纏集解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

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命不可說兮孰知其**索隱章昭

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此淮南子及鵠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

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

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

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集解駟案漢書專字作鈞

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陰陽為炭**

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

陽傳注云陶家各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之**塊軋無垠**集解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

比天**塊軋無垠**音若央軋音若乙**案無垠謂無有**

齊畔也說文云垠也郭璞注方言云以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反天不可與慮兮音預**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此陰陽為炭

兮萬物為銅索隱既以陶冶喻造化故合散消息兮安

有常則索隱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索隱莊子云人者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集解如

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搏音徒响反又本作

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索隱者量也故晉灼云或

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索隱化為異物兮又何足

患索隱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索隱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

莊子云以物觀之索隱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莊子物

自貴而相賤也索隱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集解應劭曰

固有所可無物索隱死於權利索隱瓚曰夸毗也索隱好榮

從物曰殉索隱夸者死權兮集解應劭曰夸毗也索隱好榮

此語亦出莊子索隱死於權利索隱瓚曰夸毗也索隱好榮

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言好夸毗者死於

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索隱尤甚也言勢

不甚用則夸索隱品庶馮生集解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漢書

毗者可悲也索隱馮生集解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漢書

生也索隱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

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馮

音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集解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

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

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

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索隱大人不曲兮億變

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索隱大人不曲兮億變

齊同索隱張機云德無不包索隱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集

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皖索隱說文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索隱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二後存諸人

或或兮好惡積意集解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

之於心意也正義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集解莊子云

按意合韻音憶正義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集解莊子云

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損死不以入助天集解莊子云

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也集解莊子云

古香齋詩話

卷八十四

死傳

三

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集解服虔曰絕聖棄知忘其身也索隱遺形者形故可如槁木

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寥廓忽荒兮道翱翔乘

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坻漢書坻作

流則逝兮得坻則止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坻漢書坻作

坎周易坎九二坎有從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

險言君子見險則止莊子云勞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

兮其死若休索隱莊子云勞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

若不繫之舟索隱出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集解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鄧展云自寶自貴也德

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人謂上德之人心細故憊

荀兮何足以疑集解韋昭曰憊音上介反索隱劓音介

微事不足憊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後歲餘賈生徵

疑之者也正義憊忍邁反劓如邁反

見孝文帝方受釐集解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如淳

還致福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

釐音僖坐宣室集解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三輔故

肉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

也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梁

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

與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

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集解徐

帝十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集解徐

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平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集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四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

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元故不全依

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見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賈音古鄭元注周禮曰行口商處曰

賈正義陽翟也往來販賤賣貴集解徐廣曰一云陽翟今河南府也

隱王劬賣作鬻音育案鬻賣義同今如字讀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六年太子

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案名柱後

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

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案隱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日本名異人後從趙還

之乃變其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案

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秦數攻趙趙不

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案隱韓王信傳亦云韓信

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案

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案

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居處困不得

為賣音才列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集解邯鄲案

財貨也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

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

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

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

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

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

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賈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

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

壽於胡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歲寧於太山必無

危亡之患陽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孫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一日止陵崩子孫立

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

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

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王后乃為

請於趙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

而歸之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既解不遂與密謀深語也 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

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適音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

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幾音

戰國策曰子孫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孫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正義言子楚無望得為太子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曰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以此為

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夫在則尊重夫百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

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

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閉一言尙
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
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
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
楚質於趙者絕賢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
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
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
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
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
舞者與居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

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

欲以釣奇釣者以取魚喻也奇乃遂獻其姬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日期十二月也遂獻其姬姬自

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

昭王五十年使王齧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

不韋謀行金六百斤子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

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

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

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
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

文信侯

案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百秦官金印
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

後又更名相國哀
帝時更名大司徒

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案隱戰國策曰
食藍田十二縣

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
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集解徐廣曰
時年十三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正義仲中也次父也蓋效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

魏有信陵君

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
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
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

有孟嘗君

正義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
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

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
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

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

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案隱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
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
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門

案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平更名新城
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

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
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
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
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以桐小為小車輪令太后聞
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
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上音輔謂官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
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
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雍故城在岐雍
縣南七里有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
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

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

會葬壽陵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

葬芷陽正義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杜

也正義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三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

旁當有萬家邑正義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

餘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

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駟案說苑曰毒

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實人子何敢乃與我元所與鬪者走

白始皇索隱劉氏寔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寔子言輕諸侍中以為窮寔

家之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

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

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

而遷之蜀索隱家謂家生資物並沒王欲誅相國為其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

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

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

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

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駟

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

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與莊襄王會葬茝陽集解

太后豈謂諱列生時之行乎日一作

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文信侯不

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人之言嫪毐毒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

太后璽發卒以反斲年宮正義斲年宮在岐發吏攻毒

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隱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平論語曰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

成富貴斯取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五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六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左氏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

蛇邱縣東北也正義故城在兗州龔邱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

魯會于柯而盟案隱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

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案隱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

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

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

又不記其行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案隱公羊

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疆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案隱齊魯隣

魯魯之城壞即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

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

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案隱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

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

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案隱專字亦作剽音同左傳作鱒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案隱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乃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

曰餘祭祭音次日夷昧昧音亡易反公羊作餘末次日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

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

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

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

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

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

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

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

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

理志廬江有潛縣在天柱山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

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

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左傳直云王可殺也

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

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

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

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

義非允懣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了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集解徐廣曰窟一作

古香齋史記卷八十六

空案隱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案音披劉達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案隱詳音陽為如

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案隱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集解徐廣曰炙一作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

七首刺王僚案隱刺音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

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閭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

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集解徐廣曰閭閭元年三

豫讓者晉人也案隱案此傳所說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案隱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

自荀林父將中行去而事智伯案隱案智伯襄子荀瑤

後因以官為氏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

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

子最怨智伯案隱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漆其頭

以為飲器案隱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

日飲器虎子也皆非柙榼所以盛酒耳非飲者晉氏

以為飲器者以樽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

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

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
 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
 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卒音足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集解 咽案音賴 隱
 律反 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
 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
 楚有賴鄒亦作厲 吞炭為啞索隱 啞音烏 雅反謂瘡病
 字戰國策亦作厲 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
 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使形狀

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
 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 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 邪 何必殘身苦形欲以
 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 劉
今為厲 氏云謂 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啞也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 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
近賊非 襄子而行殺則恐傷八臣之義而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嘗過之橋下
忠也 并州晉陽縣東一里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

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

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

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集解駢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軹縣之里名也在懷川濟

源縣南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

仲子事韓哀侯索隱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

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

欲使兩存故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俠音古挾反累音表傳各異也追反案戰國策俠累

名僂也僂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僂之過韓僂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集解徐廣曰一作賜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羶集解駟案此芮反案隱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

麤糲之費正義糲飯糲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過大夫益謂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得以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案隱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

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
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
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
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
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
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
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
也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

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
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

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
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舉國而與仲子為讎

集解徐廣曰一作難
隱戰國策譙周亦同

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

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

集解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
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

哀侯索隱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而走而
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

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

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
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購問莫知誰子於

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集解駟案一作榮索隱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劉氏云煩寃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

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

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

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

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幸無恙索隱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云還及吾君之無恙

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妾未嫁也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集解徐廣曰恐其姊從坐

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

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

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

云刑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

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索隱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

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

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

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

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集解徐廣曰聶政至

隱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畧而言二百餘

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

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案軻先齊人齊

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

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

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集解駟案呂氏劍技云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後

持短入長倏忽縱橫

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懷州荆

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案隱蓋音古臘蓋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

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案隱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案隱魯姓句踐

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

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案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

古香齋史記

卷八十一

傳

九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集解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鞠音鞠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集解鞠案批音白結反索隱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

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案隱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鷲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

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敝席集解徐廣曰敝一作撥一作抹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

古香齋中記 卷之六 三

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義
俛音俯 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

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案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案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案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

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隱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絕句

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

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

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

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

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

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

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

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

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

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

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

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

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母信

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

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集解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騶案劉向別錄

曰督亢膏腴之地秦隱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督亢坡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

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堪其胷集解徐廣曰堪音張鳩切一作抗以劍刺其胷也抗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集解徐廣曰腕一作指音鳥革反腕音鳥亂反字書作

寧掌後曰腕勇者奮厲也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集解徐廣曰徐一作陳子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焯謂以毒藥染也音忽潰反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集解案言以七首試人立死也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徵知維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

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劉云設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三輔黃圖云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正義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

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
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
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
劍劍長操其室索隱室謂鞘也正義燕太子篇云左手
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
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
屏風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索隱諸郎中若
今宿衛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
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

侍醫夏無且索隱且音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索隱

帝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索隱王劬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劍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索隱

擲同古字耳不中中銅柱正義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

子也集解駟案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

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貴

肯者介七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
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

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集解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

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一坐稱善賜酒而高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語云不可與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聞於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

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集解駙案矐音海各反索隱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索隱案劉氏云以鉛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索隱

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扑擊也索隱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

刺劍之術也索隱案不講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

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

說仍云甌門木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

較明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厠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

魄懦夫增氣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六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七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

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年少時

為郡小吏索隱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

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

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
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
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
卿曰斯聞得時無忘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言萬乘爭
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
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
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言秋時萬物成熟今處卑賤之位而計不
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
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
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
即如禽獸徒有人故詬莫大於卑賤詬詬呼后而悲
面而能彊行也

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
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託託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
其幾也胥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
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胥相也
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
釁可成大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因
而遂忍之也諸侯有瑕
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
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秦孝公惠文王武今諸侯

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

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

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

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正義鄭國渠首起雍

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五里自山邸鄆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漑

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令費

人工不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

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

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在好臣聞吏議逐客竊以

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

宛人仕於虞虞亡入迎蹇叔於宋索隱秦紀又云百里

秦號五段大夫也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

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

遊宋故迎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丕豹自晉奔秦左

之於宋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

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或州人游晉後歸秦

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案隱秦本

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

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案隱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

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正義北收上郡惠五十年魏納上南取漢中正義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

焉案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郢也正義夷謂并巴蜀

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東據成臯之險正義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河南府汜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水縣也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疆華一作葉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

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有隨和之

寶正義括地志云滇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邱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

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

以為傳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集解案乘織離之國璽也

馬集解徐廣曰鐵離蒲稍皆駝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集解鄭元注月令云鼉皮可以目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

駃騠不實外廐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

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索隱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璵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

秦所有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集解徐廣曰齊之不進於物也東阿縣繒帛所出

前而隨俗雅化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鈇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說文云甕及鈇也音於

節樂鈇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昭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鈇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

古齊齊史記

卷八十一

齊傳

四

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

不辭上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

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集解駟案新序曰斯

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

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

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

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

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

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音逐用

反重者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繆其說紕其辭乃上書

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劉氏云前時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

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

文書正義六國制令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

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

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

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

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

餘子莫從集解駟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

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正義沙

邢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

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集解徐廣曰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集解文穎曰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臆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

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

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

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

薄而材謝集解駟案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劉氏音將

古香齋已巳 卷八十一 及傳

字有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
傾危杜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
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
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
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
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
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
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

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
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
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
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
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
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
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
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
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

古晉書卷之七十七 卷八十七 列傳

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拙於口盡
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
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
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
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
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
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

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
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
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
作索隱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
作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謂廢申
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
兄弟爭位正義謂小白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謂殺
與公子糾子不聽諫者國為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
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
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

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能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

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

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
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
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
陛下少留意焉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
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
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
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
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
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
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集解
史記音義砒音貯格反 秦隱 吒音宅與磔 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肢體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
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
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
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糝糲之食

糝音資糲音郎葛反糝者稷也糲音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集解徐廣曰一作雷土釧案音刑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集解徐廣曰敵推也案隱爾雅云敵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曲別為隄防決滄水致之海集解徐廣曰而股無胼集解駟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

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
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
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
術者也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
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
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悉隱悉音資二反睢音呼季睢反悉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

恣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言有天下不能自縱

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

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

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

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

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

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

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

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
 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
 者何也索隱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
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夫棄灰薄
 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雖刑之可也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
 故下云罰不必行則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
 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鑠美也
 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
 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

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
 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
 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
 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慎曰樓
季魏文侯之弟王孫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解
子日樓季之兄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
駟案詩云牂羊嶺首毛傳曰牂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峭峻也高也音
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平壘則易涉故跛牾牧於泰山也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
 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索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

哀邪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

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

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

節之行顯於世則沮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

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

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索隱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故生則有

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

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

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

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

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

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

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

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

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

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

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
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曰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
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
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
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
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集解徐廣曰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集解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

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

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房音聚

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

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

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曰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謂以我

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邱之
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費不益此其意
 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集解徐廣曰公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
一作訟音私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
 優俳之觀集解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
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
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
當角力角伎執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穀抵即角抵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
 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
 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
 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
 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
 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
 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
 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集解
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
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

非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方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

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曰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

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

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更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奏當上一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

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廣曰一本日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子嬰世之兄子也劉氏云弟子嬰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二族子嬰立
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遵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道在萬年縣東北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
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証惑變易神器國喪身
誅本同末異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七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八十七



